



学术视野下 关于中国实情的 沉潜思考

xueshu shiye xia
guanyu zhongguo shiqing de
chenqian sikao

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 | 编

学术视野下 关于中国实情的 沉潜思考

xueshu shiye xia

guanyu zhongguo shiqing de

chenqian sikao

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
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学术视野下关于中国实情的沉潜思考/中共上海市委
宣传部编.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ISBN 978 - 7 - 208 - 10107 - 4

I. ①学… II. ①中… III. ①中国经济—经济发展—
研究②社会发展—研究—中国 IV. ①F124②D66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42815 号

责任编辑 毕 胜

封面设计 储 平

学术视野下关于中国实情的沉潜思考

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 编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华业装璜印刷厂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9 插页 2 字数 229,000

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208 - 10107 - 4/D · 1925

定价 25.00 元

目 录

试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科学社会主义”

原则..... 姜佑福 001

西方马克思主义视野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金瑶梅 024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视野下中华民族价值观的

建构..... 徐 蓉 037

论马克思社会结构分析的“三维向度”..... 杜玉华 049

论中国马克思哲学研究近 60 年的演进历程 吴 猛 066

知识经济时代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路径研究..... 张晓东 080

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从法学视角解读国有企业改革..... 葛伟军 096

团结与民主:人民政协两大主题的国家法团主义

分析·····	王向民	113
中国通货膨胀传导机制理论研究·····	艾 慧	124
民生·法治·发展:中国住房体制改革与法制管理···	朱 冰	148
和谐社会视角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困境研究		
——一项关于西北地区国家级贫困县的调查·····	孙淑敏	161
建立以权利为基础的指标体系:以我国农民工子女		
受教育权为例·····	李 俊	174
危机报道的功能分析·····	赵士林	192
专业政策制定中的公众参与探究		
——以交通规划为例·····	李 晔	210
上海市民意见表达的渠道、意向与形态·····	廖圣清	221
论中国外交的观念变革·····	王公龙	236
中国对东南亚的外交政策与实践		
——基于 CAFTA 的视角·····	赵银亮	250
集团化、大国协调与全球治理·····	韦宗友	265
后记·····		281

试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 “科学社会主义”原则

姜佑福

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概括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的历史经验时,明确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其中,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指的“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完全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就在于这条道路“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因此,“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①

^①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1 页。

本文的目标和任务是,尝试着对包含在上述论断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之间的内在关系作出更为具体的理解和解释。这一目标和任务的实现将包括以下三个基本的考察环节:(1)从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出发,清理他们所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究竟包含哪些“基本原则”;(2)从马克思恩格斯实际参与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领会和总结他们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重要历史经验;(3)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际状况出发,辨认和澄清上述无论是在“科学理论”还是在“实际经验”中呈现出来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是如何随着这条道路的不断开辟而得到具体坚持和被赋予“鲜明的中国特色”的。

一、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所包含的基本原则

在概述“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之前,我们有必要做一些术语上的澄清工作。

首先,毫无疑问,我们所说的“科学社会主义”,指的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学说。之所以用“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学说”这一表述,意在强调:在这一学说公开问世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马克思恩格斯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几乎是可以互换的两个词。至于为什么要在某些场合有选择地分别使用这两个术语来指称他们的学说,马克思恩格斯本人有过明确的说明:(1)马克思在《巴枯宁〈国家制度 and 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中说,所谓“科学社会主义”,只是“为了与空想社会主义相对应时才使用”的,因为“空想社会主义力图用新的幻想欺蒙人民,而不是仅仅运用自己的科学认识去探讨人民自己进行的社会运动”^①;(2)恩格斯《共产党宣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0页。

言》“1890年德文版序言”中提到,当《宣言》出版时,之所以不能把它叫做“社会主义宣言”,仅仅是因为,在1847年,所谓“社会主义者”指的是“各种空想主义体系的信徒”以及“形形色色的社会庸医”,而这两种人都是“站在工人运动以外,宁愿向‘有教养的’阶级寻求支持”,相反,“当时确信单纯政治变革还不够而要求根本改造社会的那一部分工人,则把自己叫作共产主义者”。^①

其次,无论是以“社会主义”还是以“共产主义”来指称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在其初始的含义上指的仅仅是一种“学说”,而尚未直接作为一种现成可以遵循的社会发展道路,更未获得后来分配给它们的、作为前后相继的两个社会发展阶段的涵义。^②对此,马克思恩格斯本人也有过多次明确的论述:(1)马克思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新世界观问世的重要文献之一《哲学的贫困》中写道,“正如经济学家是资产阶级的学术代表一样,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是无产者阶级的理论家”^③;(2)恩格斯晚年在系统论述“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过程时,也特别强调,完成“解放世界”的事业,是“现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而“深入考察这一事业的历史条件以及这一事业的性质本身,从而使负有使命完成这一事业的今天受压迫的阶级认识到自己的行动的条件和性质”,则是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4页。

② 我们知道,明确地把“社会主义”看做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这种看法实际上是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首次提出来的。不过,它似乎可以在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中找到一些依据,因为,马克思在那里确实提到了“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和“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的区别。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5页。当然,我们实际上还可以把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理论与实践的自觉区分和明确定位向前追溯到更远,比如《〈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关于“人的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心脏”是“无产阶级”,以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有关“要扬弃私有财产的思想,有思想上的共产主义就完全够了。而要扬弃现实的私有财产,则必须有现实的共产主义行动”等等论述。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14、347页。

“无产阶级运动的理论表现即科学社会主义”的任务。^①

以上的术语澄清工作表明：我们一方面不必拘泥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甚至后来用来指称这一学说的“科学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等名词的区分，而把马克思恩格斯为我们留下的所有理论工作和经典文献都看做是我们理解“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的思想资源；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牢牢记住，所谓“科学社会主义”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语境中始终是作为“学说”和“理论”的面目出现的，而尚未获得“社会主义”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所获得的“发展道路”和“发展阶段”的涵义。

不过，对后一方面的强调，并不意味着要在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之间做一种人为割裂。相反，这一强调恰恰是为了在坚持这种必要“分离”的同时突出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之间的有机联系，正是这一有机联系使得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社会主义”学说成为了“科学”，因而也应当被恰当地看做是所谓“科学社会主义”的首要原则。这一首要原则，用恩格斯的话说，即是：“为了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②；用《共产党宣言》中的话说，即是：“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决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这些原理不过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③。

但是，所谓把理论“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或者说就“眼前的历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0页。另外，还可以参见恩格斯在《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中的相关论述：“现代被压迫阶级即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摆脱阶级划分，从而摆脱阶级斗争，就不能争得自身的解放。因此，共产主义现在已经不再意味着凭空设想一种尽可能完善的社会理想，而是意味着深入理解无产阶级所进行的斗争的性质、条件以及由此产生的一般目的。”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5页。

史运动的真实关系”作出“一般表述”，这并非是一件易与之事。众所周知，以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为杰出代表的英法空想社会主义思潮，作为与诸如原始基督教意义上的古代社会主义相区别的“现代社会主义”，同样在“内容”上是“对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资本家和雇用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以及生产中普遍存在的无政府状态这两个方面进行考察的结果”，但在其“理论形式”上，则表现为“18世纪法国伟大的启蒙学者们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似乎更彻底的发展”。也就是说，虽然他们的学说的“根子”也“深深扎在物质的经济的事实中”，并且他们也常常最尖锐、最无情地抨击按照启蒙学者的原则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世界，但却和启蒙学者一样“想建立理性和永恒正义的王国”，同样将社会弊病的消除视为“思维着的理性的任务”。于是，对他们而言，迫切需要做的事情只是“发明一套新的更完善的社会制度，并且通过宣传，可能时通过典型示范，从外面强加于社会”^①。

根据恩格斯的经典表述，“社会主义”理论“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关键之点就在于从启蒙学者式的理论的、思辨的原则回到社会历史运动的现实的、物质的基础上来；而这种向现实的、物质的基础返回的过程，除了在实践上以资本主义的大工业生产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日益明显的阶级冲突为基本的历史前提外，在理论上还须以唯物史观的创立为必要条件，并且以马克思终身从事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其实际展开。因此，如果我们说，建立和保持社会主义的“理论”与无产阶级历史“运动”之间的有机联系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首要原则的话，那么，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语境中，这一首要原则具体而言关键包含这样两个方面的内容，亦即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和《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等多次提到的、马克思的“两个伟大的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24页。

开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正是“由于这些发现，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①。

关于“唯物主义历史观”。一般认为，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哲学的贫困》，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等是其实际创立和公开问世的主要代表著作。马克思在一些私人通信和恩格斯晚年在为《共产党宣言》写的一些序言和其他总结性的文章中，都对这一历史观的核心内容做过简明扼要的论述，而堪称经典表述的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序言”中写下的这样一段话：“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来到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②

关于“剩余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可以说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具体贯彻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考察的产物。对此作出的最为详尽和最为充分的论述，当然要数马克思本人的《资本论》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4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33页。另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2、257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9、740—741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32—533、547页。

及其大量手稿了。不过,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也对这一理论的核心内容作出了十分简明和出色的概括。根据恩格斯的理解,“剩余价值理论”是对资本主义生产秘密的深刻揭示:

(1)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打破了此前“普遍”存在的、“以劳动者私人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小生产”方式,把“这些有限的生产资料从个人的生产资料变为社会的”,实现了从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到大工业的跨越式发展,从而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

(2)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方面把生产资料的使用或生产活动本身变成“社会的”,另一方面又仍然保持着“以个体的私人生产为前提”的“占有方式”(“在这种形式下每个人都占有自己的产品并把这个产品拿到市场上去出卖”),也就是说,“按社会方式生产的产品已经不归那些真正使用生产资料和真正生产这些产品的人占有,而是归资本家占有”,而这一“赋予新的生产方式以资本主义性质”的矛盾,“已经包含着现代的一切冲突的萌芽”;

(3)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展开过程中,上述矛盾亦即“社会的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的不相容性”,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的“对立”:一方面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另一方面表现为“个别工厂中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中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

(4) 作为上述矛盾、对立之剧烈表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周期性经济危机日益表明: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暴露出自己无能继续驾驭”这种社会化了的生产力,另一方面,资本主义时代的生产力本身“以日益增长的威力要求消除这种矛盾,要求摆脱它作为资本的那种属性,要求在事实上承认它作为社会生产力的那种性质”;

(5) 危机和冲突的真正解决只能是“社会占有生产力”,只能是“在事实上承认现代生产力的社会本性,因而也就是使生产、占有和

交换的方式同生产资料的社会性相适应”，而这意味着“无产阶级革命”，意味着“一切阶级差别和阶级对立”以及国家的“自行消亡”，意味着“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①

可以说，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既是“科学社会主义”得以确立的思想前提，又是其核心内容或基本原则。在这里，我们同样要摆脱一种下意识中的偏见，仿佛一提到“基本原则”，就应当仅仅是一条条概括为孤立命题形式的“原理”，而不知道这些看似孤立的“原理”实际上乃是包含着丰富内涵和应当恰当地展开为“学说”的理论体系。^②否则，我们就根本无法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尤其是马克思以及马克思逝世之后的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如此精辟和鲜明地表述了他们对“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的理解之后，为什么还要把那么多的精力放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上，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目标无非是进一步丰富发展和精密制定全面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走向崩溃的“剩余价值学说”。

二、马克思恩格斯在实际的历史经验中所阐发的“科学社会主义”原则

如果我们仅仅满足于从理论上表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学说，作为“科学”包含哪些基本原则，那么只要如前所述那样，提到他们把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理论“置于现实的基础之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41—758页。

② 作为马克思恩格斯重要理论来源的黑格尔哲学，已经明确地阐述过这个道理：“知识只有作为科学或体系才是现实的，才可以被陈述出来；而且一个所谓哲学原理或原则，即使是真的，只要它仅仅是个原理或原则，它就已经也是假的了”；恰当的理解应当是：“体系的根据或原则事实上仅只是体系的开端”，而“知识里和哲学研究里教条主义的思想方法不是别的，只是这种见解：以为真理存在于表示某种确定结果的或可以直接予以认识的一个命题里”。参见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序言”部分，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4—15、26页。

上”这一初始原则,以及作为这一初始原则的重要成果和展开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就够了。

但诚如恩格斯所言,马克思不仅是一个“科学家”,而“首先是一个革命家”;^①他们“决不想把新的科学成就写成厚厚的书,只向‘学术’界吐露”,正相反,他们“已经深入到政治运动”,亦即深入到“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设施”的“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②中去了。同时,考虑到从理论上揭示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主要涉及的是一种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态度、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以及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深入解剖,而没有包括马克思恩格斯作为“革命家”,在深入“政治运动”之际取得的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许多重要的历史经验和理论总结,而这些历史经验和理论总结对于后来世界范围的共产主义运动尤其是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来说并不是无足轻重的。因此,接下来,我们将对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历史经验和理论总结再作一番简略的考察。

概括地说,马克思恩格斯深入“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的活动,可以大致划分为 1848 年欧洲革命时期、1871 年巴黎公社运动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晚年对欧洲尤其是德国和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前景的探索时期等几个主要阶段。从马克思恩格斯在这几个阶段留下的重要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原则性思考:

第一,1848 年欧洲革命时期:作为无产阶级历史运动最光辉的理论文献和实践纲领的《共产党宣言》,公开发表于 1848 年欧洲革命爆发前夕。其中,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无产者组织成为阶级,从而组织成为政党”的极端重要性,因为这是“无产阶级上升为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777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97 页。

统治阶级”亦即“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统治”的“第一步”，是“对所有权和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实行强制性的干涉”，把“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里”，从而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最后建立“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的根本政治前提。^①

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系统总结了1848年欧洲革命时期法国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发展了《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无产阶级必须“组织成为阶级，从而组织成为政党”的思想，首次使用了“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一术语，认为“宣布不断革命的”“革命的社会主义”，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②

第二，1871年巴黎公社运动时期：《法兰西内战》是在巴黎公社运动尚在开展和接近尾声的过程中，马克思为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起草的一篇致欧洲和美国全体会员的宣言，它根据巴黎公社的经验，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国家、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的基本原理。

其中，最为关键的是指出了“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认为“巴黎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产物，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

当马克思说“公社”是“劳动的解放”或“社会解放”的“政治形式”，这意味着：（1）“公社要成为铲除阶级赖以存在、因而也是阶级统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1—30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62页。

治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的杠杆”，也就是要为“消灭那种将多数人的劳动变为少数人的财富的阶级所有制”、“剥夺剥夺者”、“把现在主要用作奴役和剥削劳动的手段的的生产资料、土地和资本完全变成自由的和联合的劳动的工具，从而使个人所有制成为现实”服务；(2)但是，“正如国家机器与议会制只是统治阶级进行统治的有组织的总机构，只是旧秩序在政治上的保障、形式和表现，而不是统治阶级的真正生命，公社也不是工人阶级的社会运动，从而也不是全人类复兴的运动，而只是有组织的行动手段”，因此，“公社并不取消阶级斗争，工人阶级正是通过阶级斗争致力于消灭一切阶级，从而消灭一切阶级统治”，但“公社提供合理的环境，使阶级斗争能够以最合理、最人道的方式经历它的几个不同阶段”；(3)公社实现“劳动的解放”或“社会解放”的“伟大目标”，将会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仅要进行“政治改造”，而且要实行“经济改革”，“不仅需要改变分配，而且需要一种新的生产组织”，而“以自由的联合的劳动条件去代替劳动受奴役的经济条件，只能随着时间的推进而逐步完成”。^①

第三，马克思和恩格斯晚年：巴黎公社运动失败之后，马克思恩格斯又把主要的精力转回到理论研究的工作上来，其中最重要的任务是整理马克思本人此前写下的许多《资本论》研究手稿（马克思逝世以后，这便成了恩格斯最主要的理论工作）。不过，在忙于上述理论工作的同时，他们仍然密切关注欧洲社会革命的发展状况，尤其是在对巴枯宁无政府主义和深受拉萨尔主义影响的“哥达纲领”的批判中，以及在对俄国公社的革命前途问题的研究方面，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科学社会主义论断。其中包括：

(1) 在《巴枯宁〈国家制度 and 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中，马克思重申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现实条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性质与前途：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9、98页。

①“彻底的社会革命是同经济发展的一定历史条件联系着的；这些条件是社会革命的前提。因此，只有在工业无产阶级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在人民群众中至少占有重要地位的地方，社会革命才有可能”；②“如果无产阶级本身还是一个阶级，如果作为阶级斗争和阶级存在的基础的经济条件还没有消失，那么就必须用暴力来消灭或改造这种经济条件，并且必须用暴力来加速这一改造的过程”；③“无产阶级不再在一个个场合同经济特权阶级作斗争，它的力量和组织使它足以在同这些阶级作斗争时采取普遍的强制手段；但是，它只能运用经济手段来消除它作为雇佣工人的特性，因而消除它作为阶级的特性；随着它获得彻底胜利，它的统治也就结束了，因为它的阶级性质已经消失了”；④而“阶级统治一旦消失，目前政治意义上的国家也就不存在了”，但是“工人对反抗他们的旧世界各个阶层实行的阶级统治必须持续到阶级存在的经济基础被消灭的时候为止”。①

(2) 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与政治上的“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相对应)经济生活的性质和界限作出了明确的探讨：①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者在经济上受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的垄断者的支配，是一切形式的奴役即一切社会贫困、精神屈辱和政治依附的基础”，与此不同，“在一个集体的、以生产资料公有为基础的社会中，……个人的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作为总劳动的组成部分存在着”；②但“第一阶段”的“共产主义社会”，由于并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而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7、286、288、289、291页。恩格斯对无政府主义的直接而扼要批判，可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56—657页。